

實

踐



創刊號

目錄

卷頭語

時事述評

美國之態度若何？

致遠

一手掩盡天下目！

正直

這簡直是革命的叛徒

淺蓮

論著

中國到那裡去？

黎天才

國際聯盟與東北問題

憂夷

日本包辦下的滿洲

曼曼

「九一八」來抗日的

黎君

民族戰士

九一八事變之回顧

雪天

與展望

文藝

糖

春華

本刊啓事一

本刊籌備伊始諸多簡陋同人等勉效微力唯恐不逮讀者諸公尙希見教是荷

本刊啓事二

本刊興創伊始稿件缺如讀者諸公如承惠稿尤所歡迎

卷頭語

在風雨飄搖的帝國主義國家內，產業合理化之結果，投拚政策之失敗，使整個經濟的恐慌益形尖銳化，同時，使兩大鬪爭的營壘，日趨不可調節的途程。這樣，帝國主義的基礎，根本上發生了急劇的變動，因而影響了中國的前途。

九一八事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走入窮途末路的行動，在這個事件的當中，包含着國際帝國主義互相衝突互相嫉視的細胞。日本帝國主義者站在國際帝國主義的面前，首先打破了這個炸彈般的細胞，向着中國領土開始了慘無人道的分割。



行尸走肉的國際聯盟，在東亞的民族鬥爭中已經失掉了統治之能力，並且已失去了調解的方策。很明顯地，她已成了國際局面變動中的草人，半分寸的作用都死亡到了永不發芽的境地。因此，抱着滿腔熱血希望國際聯盟來解決中日衝突是一種妄想而且不可能。

這個旬刊的產生，恰恰是九一八週年祭，當然牠在反日戰線上具足重大意義。中國是帝國主義沒落期中的強心針，爲了中國前途計祇有樹植實力，蓄銳待敵。僅是口頭上說說道道，絕不能驅逐倭奴，故必見諸實踐才能救中國于水深火熱之中。根據了民族自決自衛的真實精神，採取自己挽救自己的方法，來發揚光大救國實踐的主張和意義！

時事述評

美國之態度若何？

致遠

日本的軍國主義者現在已經不顧世界的公論，已于九月十五承認了偽組織「滿洲國」，並已于九一八那天舉行了示威，這回日本帝國主義者把自己的真實面目呈現出來了，她把自己判決了死刑一般。相信這個消息傳到中國民衆的心目中，一定能引起來中國民衆的反感，這是可斷言的。我們研究日本承認偽國對于美國之影響，大約有下列之變化：

日美戰爭是必然來的，尤其是現在情形之下，日美之關係，更形惡化。本來日本佔據東三省之目的，在奪取大陸之根據地，爲了日美戰爭，而日本又不得不侵略東三省，東三省的領土，便在這種侵略之下失去了。我們可以看出來，日美的關係從此永不能妥協了，並且據美國反戰會最近對日本的宣傳看來，美國對日本已忍無可忍了，日美戰爭的

準備，兩方都已水深火熱，今年怕度不了肉搏戰！

台灣是日本海軍港，祇有台灣還不足，因爲日美戰爭之必爭地絕是非律賓，若果日美戰爭時，這裏便可以左右勝利或失敗。因此，日本要佔領福建，福建與台灣相隔祇有一海峽，在戰亂時期，這地方便是戰鬪的中心。至于陸地方面，佔據主要的地方：遼寧，通遼，撫順，吉林，長春，哈爾濱，洮南，延吉，和龍，琿春，汪清，樺甸，營口等，由此可知日本除了佔據港口，便是原料及鐵路。日本承認了「滿洲國」，她便有

了煤，鐵，原料，就是說，她在日美戰爭之際，祇有勝利而無失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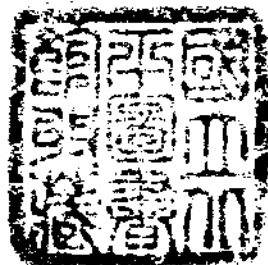
日俄戰爭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蘇聯第二度五年計劃成了功，那時世界上民族運動當然也隨之而變化，同時世界性的白熱化也必然隨之而瘋狂。總而言之，日美戰爭先起也好，日俄戰爭先起也好，都引起來人類的二次世界混血戰！金元外交的美國，在日本承認偽國之後，最近當有新穎的表示。她將把羊頭狗肉的國際聯盟之招牌抬出來，向世界吶喊，和日本做有力的威脅，第二步美國將在發抖的金鋼筆之下，發出一道類似最後通牒式的警告給予日本，這便是大戰之前夕！

一手掩盡天下目！

正直

日帝國主義自唱自和自承認之滿洲偽國竟然於九月十五日由所謂全權武藤卿逆孝胥在長春正式簽定了！這不但爆

露了日本吞併滿蒙的野心，同時且撕破了所有一切的國際公約。一種狂妄無恥的醜態。在其承認滿洲國的聲明書中



，尤其表現得淋漓盡致。他一則曰：「滿洲乃係帝國曾經賭運以拯救其危機之地……現該地方於國防上及國民的生存上，已成為與帝國不可分離之關係」，再則曰：「近年因過激思想為禍之中國的排外的革命外交，致滿蒙我之重大權益日被蠶食」，以反襯「九一八事件之發生」的責任盡在於我，而日人乃係不得已地出於「自衛權之發動」。同時復大吹大擂地申述新國家之綱領，是什麼「對內排除舊日之苛酷政治，而實行王道政治，對外則尊重信義以求和合，並尊重既存之義務以及遵守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主義，明示對內外極為公平妥當之政綱」來強調承認滿洲國，是一促進該地方之安定，以期鞏固帝國之恒事，與永遠確保東洋和平之基礎。但其結果，仍然掩藏不了其本來的面目，在「規定該國內之帝國及帝國臣民從來於條約，及其他協定所獲得之一切權益，與以確認尊重之事」，及「規定所需之帝國軍隊駐紮於滿洲國內」以為控制中國的伏筆。其實，日人侵略滿蒙乃係二十七年來一貫的「大陸政策」之反映，九一八事變並非易似地由天而降，它自有其

歷史的和經濟的背景，如何能够一手掩盡天下。說是日人「自衛權之發動」？並且滿洲終於是中國的滿洲，我們祇看見日帝國主義運用經濟的力量以剝削勞苦民衆的膏脂，而造成了滿洲莫大的危

這簡直是革命的叛徒！

淺蓮

我們都會記得，在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的高潮中汪精衛氏從法國繞莫斯科歸國，星夜便趕到赤嶺萬丈的武漢去。他到了武漢爲了表示他是真正革命者，爲了博得當時共產黨的同情和擁護，於是大聲急呼地向民衆說「革命的左邊來！」「不革命的右邊去！」然而不久，他却學着南京政府的模樣也清起共來，他的行動已無右得不能再右了，最後竟貿然投降蔣介石，以期得到他所期望的高官厚祿，但結果又不得不帶着失望的情緒而出國了。

然而汪精衛投機的心理却益演而益強烈，他藉口於蔣胡包辦三全大會在北方又樹起反蔣的旗幟。過去汪氏所認爲右傾的西山會議派，反革命的桂系和富有封建氣味的閻錫山，都不惜冶爲一爐，與之合作，當時固已以「民主政治」相號召矣，但「民主政治」的意義果真如

機，所謂「拯救其危機」，祇是一椿廢話！「滿洲國」在「拯救其危機」的口號之下扶正，這更使她不久消滅下去，日本帝國主義者，妄想一手掩盡天下目，是自殺政策！

是耶？無怪東北軍一出關，擴大會議便瓦解矣。

汪氏既遭失敗，於是更加喪心病狂，秘密勾結孫科，將南京政府與美國所締結之投資東北秘約，盜赴廣東，並派陳友仁携赴東京，呈獻日本外務省，以博日人的歡心。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此事其導火線也。

國難發生，汪又以代表廣東政府名義，大肆活動，藉以分得政權。果也，以妓女式的暗送秋波，竟勾連了汪蔣合作盟約，於是帶病入京，榮膺行政院長，陳公博顧孟餘之輩也大作其官，分得肥職，據說汪派妻妾分得簡任職者，竟有二百零八枚之多。

然而這兩旬來，汪竟在日人承認偽國及進攻熱河的嚴重時期中又稱病了，且請假兩星期，遨遊莫干山。呵，這是革命者的行爲嗎？這簡直是革命的叛徒！

論 著

中國到那裡去？

黎天才

「三二八慘案」發生的時候，執政府附近的商店都緊緊地閉了門，店夥們却多數立在街頭看那失鞋落帽狼狽不堪的請願青年們四散奔避。他們覺得這些青年的心理是不可思議的，執政府「斷然的措置」是給與「好管閒事」的人們的良好教訓。青年們作排鎗的對象未能引起他們的同情心，却是添了他們茶餘酒後的談話資料，而且談起來是時時雜以鬨笑的。

北平某大學的某西國教授看當時市民「作壁上觀」的漠然態度，異常不滿。他憤然對他的同事和學生說，「這個慘劇發生在我的京城裡，就是我也能立刻引起至少十萬市民的暴動來！」千真萬確的，中國民衆過分忽視本國政治，「慈愛不外乎妻子，智慮不離乎錢袋」兩句話，是中國農工商民的真

實寫照。國家施政成敗得失，他們從不會加以批判；所謂「公民監督政府」的權利或義務，簡直沒有進入人民的意識領域。在昔君主專制的時代是如此，在今民主共和的時代仍是如此。

國家大多數民衆根本不問政治，不消說是危險的，而先知先覺政治家亦由此擔負了特別重大的責任。第一，民間沒有政治教育，使健全的公共意見無法形成。政治家樹立自己的政見或修定政黨的政綱，便不能以當代輿論為藍本，而須根據本身觀察所得以為敷政方針。第二，政治家施政成績之優劣難以少數人之判斷為定評，所以應當十分忠誠於本身平日言論，庶得無愧幽明。

中國近數十年來的政治經驗告訴我們：中國的政治家，作算能够觀察政治實況，積極主張應該推行某種政治體系

，但是除開極少數的例外，竟缺乏憑藉其所提倡之政治體系企圖達到國利民福境地的決心。他們的政論僅有文字上的意義，是不能表見於實際政治的。一旦大權在握，只能增加大局的紛糾，愈陷人民於惶惑。

不幸中國混亂狀態到今天不但讓本國人感覺不可耐的悲悶，抑且引起全世界的不安。「九一八事變」是這種混亂狀態招致來的，其為奇恥大辱，縱不絕後，確已空前。我們堅實相信：東三省之收復，是中國今後立國於世界的首要條件；任其淪陷只有演進到全民族四萬萬人口的滅亡。丟失幾百萬方里的領土，原不足制中國之死命，然民族的人格是立國的基礎，只有收復了東三省才能保持得住。大江南北的共禍也是幾十年的混亂狀態招致來的。人民的生活艱難

最容易流動生事。共產黨的誘惑，若沒有時間延續得過久的大擾亂作背景，斷無目前若大的收穫。時至今日，其禍竟至勢須立刻加以清除。國難之嚴重，未能使中國的鎗口轉而向外。然而這些不只於是中國人當時待決的問題。如果東省不能早日收復，如果其禍依舊蔓延，隨時有掀動世界大戰的可能。

國難與共禍，映顯於當代中國政治家的政論中。這些中國究應採用那種政治制度的研討。這裡有國家主義派，曬出『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口號。日本侵佔東北的橫暴同中國外交政策的軟弱，讓他們流憤恨的眼淚。又有憲政主義派，以從速實施憲政為致富國強的萬應劑。他們反對國民黨的黨治，據說黨治未能集中國民的意見且淹沒了多數的人才。又有民主主義派，期望國民黨的訓政演進到全民政治。他們主張中央政府和地方府一律努力於建設事業，這樣便可以變改『割據局面』造成『統一局面』，更有人希望將意德等國的法西斯主義運轉到中國來，打破了黨治的出路。因襲觀念，為中國，求得直接的出路。這一派人以為中國赤白鬥爭之尖銳化，

較之其他任何國家，有過之無不及，若不以鐵與血來和共產黨拚，是無法倖存的；而且國內一切派系，大半昏庸墮落，惟提倡法西斯主義才能夠振發發憤，聚集並領導全國有血氣的青年。以上所敘述的是沒有充分發展的政論系統，雖然我們常常聽到他們的呼聲。

在思想系統上，在行動上有實力的自然要數國民黨和共產黨了。我們無須乎列舉這兩個大政黨的主張和目前活動的成效，因為這是我們知道爛熟了的。却是這兩黨正在森嚴的對壘中，的難。以鐵與血來『你死我活』的輸贏。雙方都集攏着百數十萬的矜名負氣的青年，擁有全國最精新的武器。每日每月的消耗積累成中國民族短期內萬難補償的損失。這種損失正是日本敢在去秋毅然佔據東北的原因，也是一年以來中國無抗日積極準備，僅知乞靈於國聯及美國的原因。

我們承認各派各系國民黨以至共產黨的政治主張都是好的。共產黨的成功大概是不可思議，即便成功，那中國民族以及國際關係的新局面，現在也不敢預測。國民黨今日，事實昭示我們，沒有

滿足國人的需要。傾軋間之傾軋排擠，讓本黨的人都十分厭倦。雖然依照黨治的精神製成『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標語，究竟國民黨內小組織幾將該黨化整為零，中國的其他政黨中還沒有這樣的先例。別的派系處於今日國民黨的地位，自然另有一番鋪排，應付亘古未有的難局。我們斷敢相信：單就語言文字的理論上看去，也必定是好的。上自君主專制，下至嶄新的法西斯蒂，中間包括憲政主義，民主主義，軍國民主主義，共產主義，以及其他，在世界的政治史上都建立過開明政治，都能讓一個國家發揚光大起來。中國的政治家儘可從這些政治制度體系裡面選擇一個或者將兩個三個揉合起來，別開生面，同時施行。但是人民所需求的是穩定的生活，是抵禦強敵及帝國主義的壓迫。政治家沒有推行其理想中良好政治制度的誠意，人民的需求終於需求而已。

未得政權的時候，聯合與黨，用任何手段推倒中央政府，或成立獨立的地方政府；得到政權的時候，壓迫反對者，用討逆暗殺等方法置之絕地，一朝得志，朋比為奸，甚或示惠於強敵以謀固

志，朋比為奸，甚或示惠於強敵以謀固

位：這讓人家斷定是沒有希冀國民編的決心的。

中國最大多數民衆不曾受到政治教育，單就政治方面立論，中國是一塊潔淨的白紙，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

國際聯盟與

東北問題

憂夷

(一) 日本帝國主義者，爲什麼要侵略我東北？因爲「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但並不是日本布爾喬亞的「生命線」，因之，也不是整個日本的「生命線」。世界第一次大戰後，日本一躍而爲資本主義世界中之第一等帝國主義，而半殖民地化的「滿蒙」，實爲日本成爲帝國主義所不可缺的要素。因爲日本缺乏原料，尤其是重要的原料鋼鐵與煤，不得不取諸「滿蒙」，同時，又不得不以「滿蒙」爲其工業製造品銷售的市場，故不惜投資十五萬萬，以經營「滿蒙」。失却「滿蒙」，日本帝國主義者，便不能成其爲帝國主義，尤其在世界經濟恐慌深刻化的今日，日本帝國主義者，已陷於極度的經濟的與政治的危機中，若

中國的政治家不必嗟嘆自己無用武之地，只要有爲國爲民的誠意，且請依照自己的理想放胆作法。愚頑的民衆也知道愛那真愛他們的人們。現時全國民衆正在急切等待賢明政治領袖的援手開關安

不使「滿蒙」完全殖民地化，便不足以自救。在經濟上，「滿蒙」，當然爲日本帝國主義者，亦即日本布爾喬亞的「生命線」。又自政治的意義言之，蘇俄的共產主義之宣傳，漸影響於「滿蒙」勞工羣衆，同時，中國的革命勢力，也屢向帝國主義抗爭。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滿蒙」乃至全中國的不當利益，已發生動搖，而朝鮮之統治，也大受威脅。爲防止蘇俄勢力之南下，鎮壓中國革命勢力之發展，日本帝國主義者，遂不得不以「滿蒙」爲其「生命線」，積極的，迅速的，使其完全殖民地化。此外，又因世界第二次大戰之爆發，已迫在眉睫，日本帝國主義者，無論其爲對俄或對美，均不能不準備戰爭，且事實上，已在準備着。而「滿蒙」在地勢上，在食糧供給上，實足以決定日本在戰爭上之勝敗，亦

全的出路「中國到那裡去」？是要這樣的政治領袖，並且只有這樣的政治領袖才可解答的問題。

即爲日本帝國主義者之軍事上的「生命線」。總之，自日本帝國主義者看來，「滿蒙」，無論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在軍事上，都爲其「生命線」，侵略「滿蒙」之成功與失敗，關係其自身之存在與滅亡。非戰國的實力，足以抵抗及制止其侵略，決不肯輕易放手。從根本上說，非帝國主義本身消滅，這種侵略事實，也不會消滅。我國欲藉國際聯盟力量制裁日本。徵論國際聯盟原爲帝國主義者之集團，其本身不足信賴，及各帝國主義者間之利害關係複雜，主張未能一致。即使其一致認爲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我國爲不當，亦必不肯輕易因助毫無抵抗能力的我國，而予已下決心之日本帝國主義者以制裁。結果，不外是調和排解，敷衍塞責罷了。我國既甘爲帝國主義者所利用，而爲國際聯盟之一

員，以東北問題，訴諸國聯，自為一種當然手續。但我為被侵略國，日本帝國主義者，一日不停止其侵略行為，我即一日不應拋棄其抵抗手段。抵抗侵略與訴諸國聯，並不衝突。最近南美巴拉圭被玻利非亞所侵略，一方訴諸國聯，一方仍實行抵抗，國聯未嘗以戰爭責任，加諸抵抗者之巴拉圭，豈不是明顯的例子嗎？所以我們不能不說我國自己應付的策略錯誤，那裏能夠埋怨國聯？

(二)

我們固然不必埋怨國聯，但是我們也決不應依賴國聯，在此次處理東北事變的經過中，國聯已十二分暴露其為帝國主義者的御用機關而不能扶助弱小民族與制裁帝國主義之本質了。九一八事變，為日本帝國主義者，有計畫的侵略行動，事實顯然，無可諱飾。日本帝國主義者，雖自謂為自衛權之舉動。但依國際法上之一般解釋，自衛權為「排除對於國家及國民所加之不正當的急迫危害之不得已的行為」，像刑法上所謂正當防衛。我軍破壞柳條溝南滿鐵路之事實，本為日人虛構。即使其為事實，也不過局部的小糾紛，不得認為對於日

本國家或國民之重大的急迫危害，非無和平解決之途，何至使日軍「不得已」佔領北大營，瀋陽城乃至營口呢？況自衛權之行使，不能超過其限度，佔領北大營，瀋陽城，縱得認為自衛權之行使，在我國毫無抵抗的情境下，於九月二十一日進襲吉林，十月八日，炸炸錦州，十一月十八日，更佔領齊齊哈爾，也得謂之自衛權之行使嗎？日本關東軍，於九一八事變後，屢次公然聲稱援助新組織，消滅舊政權，這也是自衛權之行使嗎？依國聯盟約第十條規定：「凡聯盟會員國擔任尊重並保持本聯盟全體會員國之領土完整及現有之政治獨立，以防禦外國之侵犯，如遇此種侵犯，或此種侵犯之任何威脅時，理事會應籌履行此項義務之辦法。」第十一條規定：「凡任何戰爭或戰爭之威脅，不論與本聯盟任何會員國，有無直接影響，茲特宣言，此事係有關聯盟全體。聯盟應採適當辦法，此保持各國間之和平。如此等意外之事發生。秘書長應依本聯盟任何會員國之請求，立即召集理事會。」又依巴黎非戰公約第一條規定：「締約國鄭重宣言，為解決國際糾紛，而訴諸戰

爭，實為違法，且應拋棄做為國家政策的手段之戰爭。」第二條規定：「締約國相互間所起的一切紛爭或紛議，不問其性質與原因如何，皆不得在和平手段之外，別求處理或解決」日本帝國主義者，藉口我軍破壞柳條溝南滿鐵路，突然使用非和平手段的戰爭方法，佔據我領土，毀滅我機關，驅逐我官吏，殺戮我人民，以期達到所謂擁護「滿蒙特殊權益」之目的。這明明是違反國聯盟約第十條第十一條及非戰公約第一條第二條之武力的侵略行為。國際聯盟，如果是能够主張公道正義以防止戰爭，保持和平的，那他便該擁護國聯盟約和非戰公約，給日本以嚴厲的制裁。非戰公約，固沒有規定制裁方法。但國聯盟約，第十六條，却明白規定：「(一)經濟封鎖；(二)武力制止；(三)革除會籍等制裁方法：為什麼不用以制裁日本帝國主義者呢？或者，以為第十六條的適用，限於制裁違反第十二條。第十三條及第十五條所定義務而進行開戰之國家。我國最初祇根據第十一條請國聯召集理事會。並未援用第十一、十二、十三、十五等條國聯自不能適用第十六條。其實

，第十二條規定：『聯盟會員國間，發生爭議勢將決裂者，當將此事，提交公斷，或歸理事會審查，非俟公斷員判決或理事會報告後，屆滿三個月，不得進行開戰。』第十三條規定：『聯盟會員國，担任彼此誠意實行判決，並對於遵行判決之任何會員國，不得開戰。』第十五條，規定：『如理事會報告書，除相爭之一造或不僅一造之代表外，其他代表，一致贊成，則各會員國，相互約定，不得向遵行該報告書建議之任何一造，遽行開戰。』都不外禁止戰爭。不服從禁止者，則依第十六條制裁。今日本帝國主義者，不待提請公斷或審查，開始即訴諸戰爭，其違反盟約，應加制裁之情形，較違反第十二，十三，十五等條，尤為嚴重，揆諸『立法原意』，應無不許援用第十六條之理。第十六條所以僅言及第十二，十三，十五等條者，因第十條既已規定：理事會應籌履行尊重並保持聯盟各會員國領土完整，政治獨立以防禦外國侵犯的義務之辦法；即理事會可以自由決定履行義務之任何辦法，援用第十二，十三，十五等條，經公斷或審查之程序，卒至於制裁，

可選援用第十六條，予以制裁，也未嘗不可。至第十一條之規定，僅為召集理事會，也沒有提到辦法，當然是有伸縮餘地的。或者又以爲依盟約第五條規定，聯盟大會及理事會開會之決議，除特別規定外，須得全體同意。故欲根據第十條及第十一條制裁日本，因日本亦爲理事國之一，可投反對票，使決議案不成立，當然不能實現所謂制裁。其實，這也不必顧及，因爲關於調解的決議，固說『全體一致』；至於制裁的決議，當然不必得被制裁者的同意。觀盟約第十六條規定，對於背約國之制裁，爲各會員國，當然履行的義務，而第十五條規定關於理事會報告書之效力，也不需要全體一致的決議，便可知立法原意所在了。總之，國聯盟約，如果沒有制裁侵略者的規定，這種盟約，便等於廢紙，便成爲欺騙弱小民族的工具，根本應該拋棄；若盟約有所規定，而國聯自身，不能履行，那麼，國聯豈不是帝國主義者的御用機關嗎？

當九一八事變發生，國聯不能依盟約第十條，自動籌劃履行義務辦法，等到我國依第十一條請求理事會，然後通

過所謂九月三十日勸告撤兵決議案。這一決議案的要點爲：『理事會已注意日本代表所云，該國政府一俟其國民生命財產，得到有效之保護時，儘速將日軍撤退至鐵路地帶以內；』『理事會對中國代表所云，一俟日軍繼續撤退該地帶後，中政府將擔負日僑生命財產之安全，及中國當地官憲與警隊重行設立之聲叙，業已體悉。』既承認日本以日本國民生命財產得到保護，爲撤兵條件，即無異承認日本出兵爲正當。所謂勸告撤兵，無異獎許出兵，所以日本代表，也投同意票，而投同意票後，仍繼續出兵不已。十月二十四日的理事會決議案，雖因英法帝國主義者和日本帝國主義者衝突的結果，限令日本於三星期內撤兵，演成了『三對一』的怪劇。但日本置決議案於不理，依舊進行其侵略。十一月十六日，理事會又在巴黎開第三次會議。一般人以爲上次理事會既敢以十三對一，表決日本限期撤兵。這次必將因爲日本違反上次議決案，進一步引用盟約第十六條，制裁日本。誰知十二月十日的決議案，仍不過是敷衍延宕的辦法。該決議案的內容。共計六款，其

主要者，為第一，第二，第五，三款。第一款規定：『請中日兩國政府，即速採必要之步驟，履行理事會九月三十日之決議案俾日軍根據該決議案，在短期中，撤往南滿鐵路沿線。』九月三十日決議案，日本早已視同廢紙，重述一番，究有何用？第二款規定：『請雙方採必要之手段，令形勢不致更趨嚴重，且不致採任何能致發生戰爭或損傷生命之行為』。這似乎可以限制日本之再向我進攻。實則其顯著的謬點，有二：（一）對於日本造成現在嚴重形勢的責任，未加追究，即不曾承認日本過去的暴行為正當。日本今後倘仍繼續其暴行，國聯亦未必能予以制裁。何況日代表芳澤，又曾於大會中，聲明保留對匪棄呢？（二）我國縱欲討伐叛逆，也被制限，不得自由。第五款規定：『調查委員會，到當地調查一切影響中日兩國友誼之事件。若中日兩國政府開始任何交涉時，調查委員會不得過問。該團亦不干涉雙方軍事行動。該委員會之委派及其考慮之事件，均不能影響日政府於九月三十日決議案中，對於日軍撤退之擔保。』調查團的派遣，便是表明中日間的是非

曲直，國聯還沒有弄清楚，更談不到制裁日本了。調查團東來的成績，祇是促成日本承認偽國。當時的這一決議案之價值，可想而知！其後，錦州陷落，國聯不過問，山海關危急，國聯仍不問，直至今年一月二十五日，才依預定日期開會。我代表顏惠慶關於東北問題，雖有詳盡聲明，各帝國主義代表，置若罔聞，其所注意的，只是上海問題。所謂上海問題，便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焚掠淞滬的問題，這也可以說是自衛權的發動嗎？各帝國主義者，爲了他們本身的利益，固然很盡力於上海問題的解決，但他們不能制裁日本的暴行，却勸告中日雙方，勿使事件擴大。結果，事件仍在日軍暴行之下擴大了。中間，理事會開了好幾次會，並且援用盟約十五條，不顧日本反對，開了一次特別大會。也會經十二理事國於二月十六日聲明：『凡蔑視國聯盟約第十條而侵犯會員國領土之完整及破壞其政治獨立者，其他會員國，均不應認爲有效。』也會經特別大會，於三月十一日決議：『凡因違反國聯盟約或巴黎公約之方法，而造成之局面，盟約或協定，國聯會員國，

有不予承認之義務。』『中日爭端，若在任何一方軍力壓迫之下，免取解決，實與聯盟精神相違背。』但是這些聲明和決議，並沒有明白斥責日本，只不過是空泛的假定語。不但不是以制裁日本，且反足以證明日本在當時，並沒有違反國聯盟約和非戰公約的事實。我國人所希望的援用盟約第十六條制裁日本，終沒有提出大會。倒是喪權辱國的上海停戰協定，在各帝國主義者共同壓迫之下簽訂了，另一方面，東北叛逆組織，自三月一日通告成立後，事實上，儼然存在，不因國聯的聲明和決議而消滅。最後的解決，一切依賴國聯調查團的報告。在調查團進行調查的這一長時期裏，國聯對東北問題，是不聞不問的！調查團的報告，原定提出九月大會討論。後來，七月一日，國聯大會，特別會議，却又在所謂：『對於所受理因環境造成事件的特殊性質，極加重視』之理由下，通過了延長調查團提出報告的期限，『希望特別委員會，能在十一月一日以前，開始審查報告。』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東北，是怎樣急進！我國人希望東北問題的解決，是怎樣緊迫！國聯的態

度，又是怎樣從容和延宕！現在國聯調查團，是功行圓滿了，但日本帝國主義者吞併東北，也大功告成了，且看國聯又怎樣解決這一問題？怎樣維持牠的威嚴和信用？怎樣繼續欺騙弱小民族，掩蔽牠的帝國主義御用機關之本質？

(三)

國聯大會，九月二十六日，又在日內瓦開會了。不知對於東北問題又作怎樣的決議？調查團報告書，在大會前，雖然可以送到日內瓦，但須先經各理事國審查等相當手續，始可提出大會討論，縱使不延至十一月一日，也必在十月十日以後，這二十餘日的時間內，誰知事情又發生怎樣的變化呢？即使調查團報告書，很迅速地提出大會。而其內容，據一般人傳說，大抵是主張：在予我國以空洞的宗主權，許『滿洲』以廣泛的自治權，同時，保護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利益，在『滿』之實際的經濟與軍事利益，同時，由國際警察，維持『滿洲』治安，經濟方面，當然，實行門戶開放主義。這無異奪我東北，置諸國際共管之下。大會是否採納這種主張呢？就過去歐洲的歷史觀察，像巴爾幹半島的羅馬尼

亞，布加利亞，以及埃及等國的獨立，大概都是先由母國保全所謂宗主權，而給以某種名稱，使獲得事實上的行政獨立，經過相當期間，然後使成爲真正的獨立國。國聯對於東北，無論是有最後樹立獨立國的意思，或是要永久共管，似乎，都以採納調查團報告書，爲有利。不然，便是主張另行召集國際會議，解決這一問題。以推卸責任，延宕時間，任事實的自然推移。但擺在國聯面前，還有調查團報告書，沒有談到的一個問題，便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公然承認偽滿洲國！這一問題，在吾國認爲是日帝國主義者，對於歷來在東三省侵犯我國領土完整之一切行爲，自畫招供，自承責任，請國聯採取最有效之方法，加以制裁，在日本認爲承認『滿洲國』，係因『滿洲國』『已能舉獨立之實』，並無『任何領土的企圖』，竟要把所謂：『日本議定書』，向國聯登記；同時，所謂『滿洲國』者，也居然要派代表到日內瓦去請求參加國際組織；國聯，究竟將怎樣判斷這一問題的是非曲直呢？自法理上解釋，日本帝國主義者，承認偽國，當然不能發生效力。因爲：第一

，偽國爲日本帝國主義者破壞國聯盟約，非戰公約，九國公約一手所造成；即如日外相內田康哉所謂，偽國爲乘舊政權崩潰而起之獨立運動，而舊政權之崩潰，既爲日本行其武力之結果，當然，偽國也爲日本行其武力所造成了；何況偽國國防，且由日軍擔任；又怎能承認其有獨立國家之資格？第二，縱使認爲偽國非外力所造成，而爲由母國分離的新國家，也應該等到這所謂新國家者，備具獨立國家各項要件，且經其母國承認，至少必已放棄討伐行爲與意思，或已無討伐的實力，第三國乃得承認。偽國現在一切依賴日本，自身並未具備獨立要件，我國也沒有放棄討伐意思，假使日軍撤退，我國實力，並不是不能消滅偽國。在這時候，第三國不應予以承認。何況是造成偽國，至少也是援助偽國，更退一萬步言，也不免是有援助偽國的嫌疑的日本呢？第三，承認新國家固爲一國的自由，但東北問題，既在國聯調解中，並在調查團報告書，剛送往國聯的時候，承認偽國，當然，是違法的，而且是不道義的行動。國聯特別大會，不是決議：「凡因違反國聯盟

約或巴黎公約的方法，而造成的局面，條約或協定，國聯會員國有不予承認的義務嗎？現在日本承認偽國締結所謂『議定書』，正是『有不予承認的義務』之局面和條約，國聯，究竟能否履行其

日本包辦下的滿洲

(一)

滿洲事件，自發生到現在這整整的一年內：日帝國主義是始終地雙管齊下努力於政治上的開拓和軍事上的屠殺，把一個平靜而富沃的滿洲整個地葬送在腥風血雨的激盪中，眼見四千萬方里的地盤又將繼琉球台灣朝鮮而陷落於日帝國主義鐵蹄之下了！我們東北英勇的農工羣衆，雖然憤激填胸地在表演着轟轟烈烈的抗日戰爭，然而日帝國主義侵略滿洲的『大陸政策』早已確立了堅固的基礎，所以自事變發動以來，東北三省便次第收入日本軍閥的掌握之中，現在更簽定所謂『日滿正式兩國基礎條項』承認了偽國，俾進一步地實際吞併滿蒙。什麼國際信義，什麼人類和平，這自然不在日人的心裏眼裏。呵，這一個局面，是多麼嚴重的一個反動局面！這簡

決議案呢？

像前面我們所說過的，國聯是帝國主者的集團，依賴國聯，本不是一種辦法，本不是我們被侵略民族，所應採取的辦法。我們來寫這一篇東西，不過就

直是第二次巴爾幹烽火的前夕！

(二)

自明治維新而漸次走向帝國主義途徑的日本，首先，便默默中以我滿蒙爲其殖民惟一的目標。果然，甲午一戰便獲得了朝鮮，日俄一戰，又奪得南滿權益，以至後來的二十一條，『五三血案』……，無不充分地表現着帝國主義貪慾無厭的醜態。而『九一八』乃竟公開奪取瀋陽，整個發動以佔領我東北全部領土了。

然而，日帝國主義爲什麼在現在才採取了今日的步骤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呢？

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單位是商品生產，生產的盈利，由於剩餘價值的剝削。不過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完全是在溫室中培植起來，所以始終不

事論事罷了，並不是希望國聯能夠幫助我們。只有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能纔幫助被侵略民族，帝國主義是不足依賴的啊！

曼曼

會發展得像歐洲的資本主義的國度。近來，每年入超的激增造成了莫大的經濟上的損失，這損失又是完全取償於流着血汗的勞苦大衆的身上。於是失業問題更加嚴重，人口問題更難解決，而深刻反映着社會的不安和騷亂。不得已，祇有向半殖民地的中國劫奪更多的利潤，好使國內大多數的窮困的工農分潤一下，以緩和和下層社會革命的氣燄同時更可大批的移民滿洲以解決其過剩的人口，這是滿洲事件今日爆發的第一種原因。

復次，一九三〇年的世界恐慌，影響到了東方的市場；這恐慌真是空前未有之一種大恐慌。它的蔓延之廣和所及的產業部門之多，都是前此所不會見及的。這種世界經濟的極度疲弊，竟極度減低了一般民衆的購買力，于是以大量生產著名的美國也不得不另覓遠東銷場。

中國本部，固為適當的目標，而滿洲更是銷納商品和購取原料的理想地，近年來美國在滿洲的極積進出，竟超日本而上之，這種急轉的情勢怎能不使日本驚心動魄，不寒而慄！這也是決定了日帝國主義者採取今日之步驟之另一種動因。

再，日本之經營滿洲，不但受到本國問題及其他列強的威脅，同時，中國民族的反帝運動和在這種運動下反映出來的中國內部的統一和經濟的建設，也加大了日本驚惶和恐怖的程度。

日本是利於中國永遠沈淪在分裂割據的局面，祇有這樣才能不費力地吞併滿洲。然而張學良當政之始，便窺破了日人的此種陰謀，於是斷然放棄與國民黨間的鬭爭而促成了中國內部的統一，中日交涉的處理整個地由地方轉移中央，使日人格外感到棘手，於是包藏禍心的陰謀既不得逞，遂移其怨毒之氣，於張氏一身，決置之於死地，俾改換俯首聽命的地方當局而後快，這可以說是滿洲事件產生的第三原因。

張學良不但在政治上促成國內的統一，同時在事業上亦努力於物質的建設：一九二五年開始敷設開豐輕便鐵路，

次為瀋海鐵路，再次為呼海鐵路及打通支綫，鶴立鐵路，吉海鐵路，齊昂鐵路，齊克鐵路。復將新舊各綫加以聯絡，遂成東西兩大幹綫；西有洮昂，四洮，打通，鄭白等綫；東有吉海及瀋海三路。此二幹綫皆可直接與北寧路聯絡而與日人經營之南滿鐵路平行，且可通葫蘆島以出海。此二綫一港，使南滿路終將成為廢物，於是日人恐惶了，無視一切公理正義而表演出其今日的獸行，這是滿洲事變之第四動因。

所以有人以為滿洲事變祇是東北當局的問題，而忽略了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背景，而忽略日本一手包辦的把戲，那簡直是一種大錯而特錯，那簡直是中了日帝國主義反宣傳之毒，無意間流於反動的行為而不自知了！

(三)

滿洲事件爆發了，這是一個突變！然而牠的作者在這一年中是如何的在動作在描繪呢？

誰都知道，日帝國主義在滿洲的一切設施，都是吞併滿洲所必經的步驟。當九一八之後，炮聲猶在隆隆中便成立了以「充滿劊子手氣味的土肥原」為市

長的瀋陽市政府。這是日本「新政權」的萌芽。不過這種直接統治滿洲的方法，很難博得國際間的諒解和同情，狡滑的日帝國主義看清楚了這一點，乃于九月三十五日利用袁金凱等組織「地方維持會」繼承市政府的政權來統治一切。及十二月十五日，復由趙欣伯為之奔走策劃，遂將「地方維持會」解散，正式任命戚式毅為省長，使滿洲全局面呈一種新的局面。

然而，這終不是一種完善妥當的方法，於是又在醞釀組織偽國家了！

籌備偽國的第一步，便是由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直轄的「地方自治指導部」，從事建國運動。同時又聯絡清廢帝溥儀，組織「四民維持會」，於二月二十一日，收買各團體代表開所謂「建設滿蒙新國家談話會」，製造建國運動的空氣。又指派趙欣伯等設立「建設委員會」，以後，復產生一個「東北最高行政委員會」，以張景惠為委員長，這是偽國建國前的過渡的組織。三月一日，在日人卵翼下的「滿洲國」遂呱呱的一聲墮地了。傀儡溥儀任執政，而其老狗鄭孝胥則任國務總理，這一齣肉麻的滑稽劇便步

朝鮮獨立的後塵在長春開幕了。

本來，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的勢力，是由所謂「四大機關」組成的，這四大機關便是關東軍司令部，滿鐵會社，領事館和關東廳，就中尤以關東軍司令部和滿鐵會社為最重要。所謂「四頭政治統一」問題已告結束，設立「滿洲全權府」，由全權大使兼關東軍司令，全權之下置政務總監，與朝鮮總督地位相同，關於關東民政，滿洲領事，滿鐵及滿鐵附屬地行政皆受總監指揮，這樣，則在滿的勢力合一，運用上自多許多便利也。

現在，日帝國主義已簽定了所謂日滿議定書，正式承認了滿洲國，更將不顧一切的造成日本獨裁的局面。據九月十六日平津各記載：於九月十五日午前九時三十分在長春由武藤全權，鄭國務總理正式簽字之日滿議定書正文，午後四時，由外務省公佈如下：

茲因日本國，確認滿洲國根據其住民之意思，自由成立，而成一獨立國家之事實，並因滿洲國宣言，中華民國所有之國際條約，以其應得適用於滿洲國者為限，概應尊重之，日本國政府及滿

洲國，為永遠堅固日滿兩國間善鄰關係，互相尊重其領土權，且確保東亞之和平起見，為協定如左：

(一)滿洲國，於將來日滿兩國間未另訂約款之前，在滿洲國領域內，日本國或日本臣民，依據既存之日華兩方之條約，協定其他約款及其公私契約所有之一切權利利益，概應確認尊重之。

(二)日本國及滿洲國，確認對於締約國一方之領土及治安之一切脅威，同時亦為對於締約國他方之安寧及存立之脅威，相約兩國共同當防衛國家之任，為此所需之日本國軍，駐紮於滿洲國內。本議定書，自簽訂日起，即生效力。本議定書繕成日本文漢文各二份，日本文原文與漢文原文之間，如遇解釋不同處，應以日本文原文為準，為是，記名兩員，各奉本國政府之正當委任，於本議定書署名蓋印，以昭信守。昭和七年九月十五日，即大同元年九月十五日，訂於新京。

日本帝國特命全權大使武藤信義
滿洲國國務總理 鄭孝胥
於是世界史上劃期的「日滿兩國基礎條項」，遂呈現於人類之前，一幕

滑稽肉麻劇豈然起幕矣。至其第二幕之節目自將為進據熱河，再擾平津，蓋日帝國主義的勃勃野心，因方興而未艾也。

我們知道，一切政治侵略的暴行，都是經濟侵略的先驅。滿洲是中國膏腴之地，尤富有重工業所需要的鐵與煤，所以竟成各帝國主義攘臂爭奪的地方，而日帝國主義所需要的煤，肥料，大豆，木材，更非取之於滿洲不可。

自九一八以後，日帝國主義除趕修吉會鐵路外，把滿洲的主要鐵路，如奉山，呼海，打通，四洮等綫完全奪去，現時滿鐵支配下的鐵路已增加了三倍。同時滿洲的航權，也都落到日本之手，我國之招商，肇興，海昌，毓大，大通，政記等公司之船隻，在滿洲行將絕跡。滿洲之金融機關，從七月一日起，也都併為所謂日本合資的中央銀行支配之下，經濟命脈完全操在該行總裁日人山成手中。關稅，郵政等權亦非復我有，甚且波及大連。更令人特別注意的是日本移民計劃，這計劃是放棄了經濟的移民政策，而採用武裝移民政策。所謂武裝移民政策者，即是選派在鄉軍人屯墾

滿洲，藉移民置軍事，以爲將來第二次大戰準備中的武力。總而言之，所有滿洲鐵路，航權，金融，關稅，郵政，森

九一八來抗日的民族戰士

決定中國民族命運的九一八事件轉瞬間已是一年過去了！在這一箇年度中：日本帝國主義者無視一切公理與正義，時時刻刻在向中國作積極的侵略戰爭；近且變加本厲，公然將滿洲造成朝鮮第二，復進一步地作掠奪北平之企圖。這是如何卑鄙而野蠻的一種行動呵！然而正因為這種無理性的壓抑和迫害，中國民族早已積聚了很深厚的抗日熱血和革命情緒，先後地在各種不同的方式中廣大的爆發起來。我們知道，從九一八事件以後，中國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始終的猶豫不決與舉着不定；各級黨部一再通告『鎮靜』和『守秩序』；但是全國大多數的革命羣衆，却始終是英勇的爲民族而奮鬥。固然，在現在看來，因爲各種環境的限制，使着全國的反日運動已經受了很大的挫折，全國各地的反日戰士及其領袖都受了相當的打擊，然而這決不能說中國的反日運動已經就此低

林，鑛山，墾牧，漁業，商港，以及文化教育機關，無不在日人一手包辦之下

，三千萬的滿洲民衆，也直接受日人之屠殺宰割了。

黎君

落下去。相反的，東北義勇軍已經開始了一種新的反日鬭爭的方式，中國之整個民族反對日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其時間還是剛才開始哩！

從九一八到現在這一年中，中國的反日運動有幾個重要的事變是值得我們特別稱述的。首先，九一八事件爆發以後，立刻便是全國學生青年之廣大的反日運動。北平學生幾次的南下示威上海學生對上海市政府的包圍，南京外交部之被搗毀，以及在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門前之無數次的示威，無論其中的組織如何，分子如何，但表現着全國廣大青年確實具有反帝國主義之最英勇的熱誠，這是無可否認的。青年是民衆中的前衛，學生是青年中最覺悟的分子，所以青年學生在歷次的愛國運動中總是站在最前線的地位。今年全國學生的反日運動，是國民黨停止民衆運動以後之第一次的最激烈的表現，許多人將他看成與

五四運動有同樣偉大的革命意義。確實的，青年學生在這一次中所表現的革命精神，不僅代表了我們整個中國民族之正在生長的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勇氣，並且，他還開闢了以後中國民衆運動之繼續發展的生命。

在過去之一切示威與請願中，已經表現了全國青年學生之最偉大的力量，但是，中國青年學生的運動當然不是止於示威請願而已。我們已經看見了，在上海與十九路軍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也有廣大的自願入伍的學生代表。上海復旦大學及其他各校之加入前綫的義勇軍，在淞滬戰場上將他們自己的鮮血與士兵的鮮血流在一齊。這樣的事在將來中國民族自由解放運動的歷史上，是具有非常偉大之革命意義的。

當着全中國學生熱烈的示威請願要求政府實行堅決的革命外交的時候，黑龍江的馬占山正在孤軍轉戰，和暴日指

揮下的叛逆張海鵬部，取了正面敵對的形勢。原來日軍由瀋陽長春以次佔領吉林省城及興安區各要地後，因為張海鵬老朽昏庸容易利用的原故，遂將東北兵工廠所存兵器中提出一部分供給張逆，並許以黑龍江省長名義令其星夜取道洮昂路進擾江省。正巧，江省主席萬福麟留平，當局遂發表馬占山為代理主席，他是很有民族思想的，他不肯辜負國家寄托之重，無論暴日如何的向他引誘欺騙，他總是堅苦卓絕的在危艱的環境中，開始革命的抗日戰爭。而江橋一戰尤能震撼世界的心靈！所以全國民衆一致的對馬占山捐款助餉，同時許多青年竟有以「援馬」為惟一的目的而組織團體以準備赴黑龍江幫助馬占山作戰者。這一個事實的意義，一方面是說明了中國的軍人亦已感到了帝國主義者壓榨的痛苦，而積極圖謀反抗；另一方面，也是說明了中國的民衆，正在準備全部的革命的忠誠，來擁護一切為中國民族國家利益而奮鬥的先鋒。所以馬占山雖然一度因特種關係而降日，但民衆對於他的第二次毅然的抵抗，依舊是熱誠擁護的。以後十九路軍與日本作戰的時候，

全國民衆對十九路軍的援助還較前更為熱烈，這都可証明一切反抗帝國主義的前衛戰士，一定都受到革命民衆熱烈的擁護和同情。

也就在全國民衆熱烈的援助馬占山的時候，日本在天津又陰謀暴動起來。很顯然的，天津為北方中國之第一個大商埠，日本在天津的暴動，對於中國政府是有非常重大的示威作用。當時天津市長張學銘，對於整個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計畫，是以最不妥協的態度而處理的。對於便衣隊的壓迫，對於一切日本陰謀的抵抗，天津市政府都用了最大的努力。固然，因為天津市政府並不是華北之最高的政權機關，對於天津事變之整個的措施還不是其自身之全部的意志，所以天津事變之最後的結果並不能使一般人民完全滿意的；然而正因為這樣，張學銘所領導的天津市政府，才受了日帝國主義之最大的嫉視，結果使張學銘不得不犧牲了他自己的地位。很顯然的，張學銘辭職的事，完全是報紙上的官樣文章，其內幕完全一方面是日本排斥張學銘，而另一方面，張學銘也不願代日本做一個奉命唯謹的統治者，於是不得

已的辭職才因之產生了。在這裏我們不是要說張學銘個人之是非榮辱問題，這是比較非常次要的問題。我們於此可以看見一般稍有反帝國主義思想的青年，是怎樣難以置身於中國的政治生活中，雖然像張學銘這樣具有非常鞏固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出全中國之廣大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高潮，已經影響一部分青年的執政者中間，使他們也不得不被捲入於抗日的浪潮之中，以致犧牲了他自己的政權地位。

天津事變就這樣黯然的結束了，錦州也就跟着不久以後便失守。在整個北方看來，還在繼續着與日帝國主義抗爭，除了丁超李杜和馬占山遙遙策應外，就只有散佈東三省各地的義勇軍了。

復次，淞滬十九路軍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這是整個中國近代數十年歷史上的新紀元，雖然其結果終不免於放退，但使東亞第一強國的軍隊也不得不感到驚訝，是值得吾人稱頌的。何況他已經開闢了我們全國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新生命。中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雖然已經有了長期的歷史，然而像十九路軍這樣英勇的與日帝國主義作戰，這還是

中國革命中的第一次。十九路軍的士兵及其領導者，蔡廷楷諸君，就在這一次反對日帝國主義的光榮鬥爭中，取得了全國一切軍人之最尊嚴的模範地位，做成了中國反帝國主義鬥爭中之實際的先鋒戰士，全中國民衆都願十九路軍今後是永遠繼續發展着。一月二十八日以後的英勇精神，並且將這種精神擴大到全同其他的軍隊中去。從此以後，我們中國的軍隊再不要將槍口向着國內的弟兄，相反的，我們的槍口必需永遠的向着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十九路軍已經領導了全國軍隊走向了正確的道路，今後我們全中國民衆都在十九路軍所殺開這一條血路上發展我們反對日本帝國主

義的鬥爭。

最後，在這幾個月月中；便是東北義勇軍不斷的肉搏血戰，不斷的恢復失去的名城；他們並沒有任何守土的職責，他們也沒有受過中國政府的任何任命，他們更不能由其他任何機關取得餉械，然而他們之英勇不屈的精神，絕不因此而稍殺。尤其現在，日本對滿洲的統治已經相當的根深蒂固，中國之武裝收回失地的可能還是遙遙無期，然而在黑東，吉北，遼西，以及東三省外縣各地，那裏正不知有若干數的無名英雄，正在不顧利害的他們的頭顱與鮮血，以恢復中國民族之光榮的反帝國主義的精神。這是中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鬥爭中之

光榮的戰士，無論其最後的成敗利鈍如何，他們是中國民族中之最模範的代表，可以使許多高官厚祿的肉者望而生愧的。

這一年的歷史不是空空過去的，他驚醒了我們全中國的四萬萬民衆，使着每一個人都深刻的感覺到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必要。在這一年的鬥爭中，一方面我們揭露了日帝國主義壓迫我們之兇惡的面目，另一方面也就鍛鍊了全中國之廣大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戰士。我們紀念這些偉大的中國民族鬥爭的先鋒，擁護他們，歌頌他們，同時我們一定追隨着他們所開闢的道路而更英勇的前進，直到我們中國民族國家的最後勝利！

「九一八」事變之回顧與展望

震動整個世界與驚醒中華民族的日帝國主義的炮轟瀋陽的「九一八」事變，到于今已是整整的一年。在此沉痛的一年的過程中：日帝國主義是愈猛烈，愈殘酷，愈野蠻；而我們政府則是更退縮，更無耻，更無能，這是表裏昭彰有目共睹鐵一般的事實。可是整個的民族已迫陷于生死存亡的關頭，每個民衆都

到了非積極自救不可的時候。然我們只徒有憤懣填膺與滿腔熱血是不够的，我們更應當對其事變發生的政治的經濟的原因，有明確的瞭解而把握其前途發展的遠景不可，且這是非常必要的。現在，我們很客觀地把「九一八」事變發生的歷史社會的背景與一年來國際國內的政治經濟的推演與以解剖的分析並估量

其前途，以求我們的出路。

被捲入世界經濟恐慌旋渦的日帝國主義，因為經濟恐慌不但不能克服而且日益加深，隨之而來的財政危機之愈形緊迫，金融之無定的紊亂，貨幣在國內外市場上價格之狂落，失業者日益增加，工農大眾日益貧窮化，因之國內市場為之縮小，生產過剩與農村經濟的凋弊，

雪天

在種種情形的交迫迭曾的條件之下，急于奪取國外市場以謀救濟于萬一，乃是牠的唯一出路。這便是它採取冒險政策，武力佔領滿洲的「九一八」事變發生之根本原因。同時向為帝國侵略下的滿洲，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打破了舊日的封建經濟，為土著的資本主義生產盡了清道夫的作用。因此，在最近十八年中，滿洲的資本主義經濟亦得了相當的發展，而四五年來更有突飛猛進的形勢。縱它不能與前進的雄厚的日本資本抗衡，但此種發展之增加，與日帝國主義間發生矛盾是毫無疑義的，日帝國主義為要摧殘其幼稚的競爭者，採取武力的佔領也是必要的。

中國自從一九二五——二七的大革命失敗以後，統治世界的金元帝國主義，乘機在中國也找到了其向來曾有的代理人，而大展其金元的勢力，不特在華南得着雄飛的發展，攫取英帝國主義在中國市場，而且在華北，在成為日帝國主義號稱禁衛的滿洲也伸進它的手來，這種情形使日帝國主義更感到有失去已得市場的危險；而解決帝國主義間的矛盾與衝突，最後只有訴諸武力。此日帝

主義所以毅然決然推行其大陸政策，甘冒危險，冀以恢復其所喪失的市場。同時中俄戰爭結束之後，蘇聯在北滿的商業又漸次恢復舊觀，而且因為蘇聯在國內經濟建設的邁步飛躍，蘇聯在北滿的市場大有擴展之趨勢。想獨吞滿蒙的日帝國主義，對於蘇聯市場之日形擴展，自必勢難容忍而思有所驅逐。這也是日帝國主義突然出兵東北，武力佔領滿洲的根本原因之一。

此外中國大革命失敗，工農的民衆勢力差不多完全打擊無遺，已沒有革命的力量足以震懾帝國主義。世界經濟恐慌，財政險惡，各國自救不暇，都不敢冒險從事于自身間火併。中國國內的混戰，空前未有的大水災，萬案鮮案引不起廣大的民衆反日運動，尤其是我們政府對外一貫的敷衍政策：這都成了日帝國主義決然出兵滿洲的最良好的客觀條件。

「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之軟弱無能與屈服帝國主義的真正面目完全暴露出來，牠一方面是無條件的依賴國際聯盟，另一方面則是希冀美帝國主義出而維持「正義」。誰都知道，國聯是帝國

主義宰割弱小民族的工具，所以，從去年九月三十日理事會關於中日糾紛的決議，以至於今年三月間的大會以及它派遣的調查團，都是始終的站在日帝國主義的方面令中國隱忍讓步。說到美國，這次，「九一八」事變，本有引起它和日本公開衝突以至火併的可能，可是因為英法對日之諒解，美國在國際政治地位陷於孤立，此其一；二，因日帝國主義對蘇聯的挑釁，各方面做反蘇聯戰爭之準備，藉以求美帝國主義之歡心，謀日美衝突之和緩；三，因美國經濟恐慌達于莫能挽救的地步，失業工人增加至數百萬以上，時時處於不安的境況之中。因此使美帝國主義終有所顧忌而不敢。

此外當局的所謂直接對日反抗，便是呼喊其懸空而不着實際的「經濟絕交」與「抵制日貨」，以緩和廣大民衆的政治的反日與反帝的民族解放戰爭。不消說，抵貨能使日本受到相當的打擊，但如果我們一觀察一年來日本對華貿易的數字表，就可見此種消極的離開政治的經濟鬥爭是不能號召廣大群衆參加的，因而亦不能予日本以嚴重的致命傷。

東北失地尚無收回之一線希望，東北民衆尙在與日本拚命血戰，然而日貨已充滿了內地各大城市與各大商埠，血魂除奸團的恐怖行動，只能對資產階級的漢奸在某種限度內得到相當的效果，但對于爭取民族獨立的戰爭是絲毫無濟于事的。

「九一八」事變在表面上似乎消滅粵閩去年火併之衝突，在「共赴國難」的美名之下，得到相當的暫時的合作，其實他們間的衝突，不特未能消滅而且更因此加深，孫氏的九日登台，終因蔣氏軍事和財政方面的擠兌而滾下台去，最後還得把蔣氏重行請出；汪氏的行政院長也不過是蔣氏的附屬。現在粵閩醞釀着的衝突，胡漢民在廣東之攻擊蔣系，以及北方各系軍閥之鈞心鬥角，時時都有爆發爲國內混戰之可能；其所以至今未及爆發者，不過是對于由「九一八」事變所引起的民衆勢力有所畏懼而暫不敢耳。蔣氏軍事獨裁，並未因其一次下野而稍減其勢力；雖然他不能使自己的勢力擴張到全國，根本消滅或征服其他各派的軍閥勢力。因這一個「統一中國」的中心任務是不能同「民族

獨立」的任務分開來說的，這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可是我們不能因此便違行否認蔣氏軍事獨裁的力量超過于其他各派勢力之上；正因爲此，廣大的國內混戰才醞釀着。然而各派軍閥雖其自身間含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但其對帝國主義之屈服，出賣民族利益，則是毫無二致的，這也是我們應該認識的一種事實。

日帝主義者進攻上海，英法帝國主義者容忍日兵退入公共租界以資保護，以及英法站在日本方面的調停，上海「自由市」的呼聲，都表示出帝國主義者一致的進攻中國，以新共管或瓜分的形式來統治中國。上海停戰協定，不但表現出汪精衛派之卑鄙無恥，更且表示英法日在中國問題上之合作。另一方面在中國各派資產階級的抗日方案，所謂「國難政府」，「立憲運動」，以及什麼「民主政治」雖都對於國民黨政權表示不滿，但他們的對日政策，却都是不要工農參加的。故其國難也，立憲也，民主也，都不過是欺騙民衆的各種好聽的名詞而已。

過去以及現在，外來的帝國主義之

刺激，常常引起中國廣大的革命羣衆之反抗。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起源于「五卅」的屠殺；這次的「九一八」事變，無疑地是消沉幾年來的革命運動的一種有力的刺激，但它還不過是一種距革命成熟期尙早的刺激。幾年內革命的主力因被恐怖與摧殘，以及無味的犧牲，因其本身的傷痕來復；同時資產階級已取得政權，且學着了欺騙羣衆的方法以蒙蔽羣衆的革命自覺，因此去年「九一八」事變之重大性，日帝國主義之屠殺中國民衆，雖遠過于「五卅」而不能引起像「五卅」那樣的偉大革命運動。但是「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社會所起的重大變化，亦是不能否認的。普遍全國的抗日與反現政府的學生運動，各地的義勇軍的蜂起。是隨着「九一八」事變之發展而擴大的。與乎日見抬頭的工人運動，受了這次外來的刺激，不特由守的而進爲攻的，而且有些除了經濟斗争而帶有政治的意味了，這固是狠爲少數，然而也不能漠視其相當意義。

在這一情形之下，我們爲了解決自身一切問題，爲了解放在帝國主義鐵蹄下的中華民族，爲了打倒萬惡日帝國

主義強盜，收回東北失地，反對帝國主義的瓜分共管，切不要再作依賴別人的夢想，別人正在相互以謀我們，任何人都都是靠不住的，只有我們自己才是真正的真實；我們應當毫不遲疑地馬上把我們廣大的被壓迫羣衆自動的團結起來，

武裝起來，積極的援助東北的反日民衆，組織真正的民衆抗日會，聯合各地而成立一全國的抗日總會來解決對內對外的一切根本問題，作為反日反帝的總機關，完成國內真正統一，宣布中華民族的自由獨立，澈底的驅逐帝國主義在華

的一切武力與勢力，我們應即堅定不移而勇敢向前的為這一總目標奮鬥！打開我們的出路！

一九三二，九，十九夜。

危 東 北 海 關！

致 遠

在全世界瘋狂般的討論偽『滿洲國』時：日本帝國主義者又在喉使叛徒公佈所謂，海關新稅則，希冀斷殺東北三千萬民衆之活氣，我中央政府已決定廿五日封鎖東北海關。並發表宣言昭示中外。據南京二十一日電云：『日本政府方面雖表示將與中國接洽，廢止一九零七年之大連關稅協定，但外務省舌人聲稱：刻經決定不向中國接洽此事，中國對於『滿洲國』接收海關之舉，起而抗議。日本則將答覆，謂一九零七年之協定，應歸無效。『滿洲國』既已被承認，該約即應廢止，故無磋商餘地。該舌人辯稱：日本因願於承認『滿洲國』前，以磋商方式廢止該約，但南京政府依然以一九一五年條約無效，而決定認爲一九零七年協定應在一九二三年終止，因依照南京之主張，日本之租借遼東半島，屆時亦滿期也。又據南京廿一日電云：『外交界息：日本請求國聯緩期討論雷頓報告書，已經國聯理事會允許，將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召集特別大會討論。聞我政府對於國聯緩期討論報告書之原則，雖不堅決反對，但緩期達六星期之久，則認爲時間太長，聞雷頓報告書下月初即可送達國聯秘書廳，經印刷裝訂後，約下月九日或十日即可分送各會員團，並於日內瓦南京東京三處，同時公布。』

很早我們就知道，國聯報告書是不能現在發表出來，牠還和日本帝國主義者勾結了。正在帝國主義者互相勾結的局面之下，日本第一步使雷頓報告書緩期發表，在整個緩期發表報告書的中間，把東北的海關把持過去，以延長她在東北的壽命。我們對於日本喉使叛徒們在東北橫行始終是反對的，願我國人共誅之！

文藝

糖

「下課了，我們流水似的湧進飯廳裏。沒等坐穩，老祝便雙眼含着愜意之光告訴我們：

「他底底確確是有光堂的。昨天晚上我們到有光堂去吃咖啡去，看見他正在數着銅子呢。」

「是報子街的有光堂呢還是西單大街的有光堂呢？」我問。

「是西單大街的！」老子和老祝異口同聲的說。

「那傢伙真能賺錢。每落一百枚的銅元排滿了一方棹子面，足有拾幾元。」老子好相誇獎他，但臉上並沒有什麼表情。

「我聽過他的演說！」老祝似乎很榮幸，高聲說。同時沉默一會，兩眼流動的瞧着我們。

「什麼樣的演說呵？」演說鼓動了我的性趣，使我不能不這樣問了。

「他們說我是有光堂的，那倒不假！可是我的糖却不是有光堂的，乃是在有光堂寄賣的；因為有光堂的主人同我是朋友。我心思我應當跑街上來賣，若不然有誰會知道我的糖好呢？既或有人知道有光堂有一份寄賣的好糖，但是，但是誰能知道這糖是我李保做的是我李保發明的呢？這樣大家看着該有多麼好呀！你拿兩個銅版可以吃吃好糖，他拿三個銅版也可以嘗嘗好糖的味道。這樣一做，該有多們好呀！要多吃呢，多買；要少吃呢，少買。一個銅版的我也賣，二塊三塊錢的我也並非不賣呀！」老祝模仿他的口吻，動作和眼睛的神氣，一點都不錯。聽了，我們臉上都湧起了笑的波紋。

春華

冬天帶着生滿針刺的寒風，不時的撒着冰冷的霜雪，終于走穿了西伯利亞，跨過了外興安嶺，涉渡了黑水遼河，發展到草木零落的北平來。——這古老壯麗而令人戀戀的故都呀！在冬之統制之下的北平，縱然參雜雪片飛沙的北風在呼呼地抖搜精神，縱然太陽驚怯的恐怕迷了眼睛似的躲在黑雲裡，那裹在皮裘外衣裏的士女們，那身穿薄衣的大衆們，却滿不在乎的嘴裡冒着煙霧，相洪流似的在西單大街的兩邊，來回擁擠着，奔馳着，而沒有斷續的時候。

他，有許多素不相識者知道他的名字叫李保。因為他常常用手掌拍胸脯幾下，誇口的說：

「我李保發明的糖，不是吹牛，簡直是好吃得要命！」

他穿着不時新而且退了色的舊洋服

，外套着磨光了的大衣。一條白色綢圍巾，很隨便的繞在頸頸上。北風逗着他玩，不時的偷偷的給他扯出來。他立在西單市場門前，用滑稽流利成串的巧言妙語，高喊着他自己製造自己發明的各樣顏色的糖。惹得行人，尤其是那般閒散的人們，將他包圍起來，如同聽相聲似的帶着笑臉靜聽着。他的面前有一個推車，上面擺滿了盛着糖塊的圓柱形的玻璃缸子。在左邊的兩個缸子中間，堆滿許多小紙口袋；在極左端很顯眼的坡立着一架鏡框，寫着「特別發明，新法製糖」。任是天氣怎樣的嚴厲激骨，任是大雪怎樣的飛揚着，總有一羣熱烈真誠的站脚助威者，目不轉瞬的死釘着他的面孔。不說話，也不亂擠，祇是露着牙齒傻笑着。弄得買糖的人們，用很大力氣纔由圍得水泄不通的人羣裏掙扎過來。他特別振起精神，把糖由每個玻璃缸口拿出來，再投入白紙袋裏。嘴裡機關槍似的響着：

「一個啦，一個啦，二個啦，三個啦，四個啦，……。」一直喊到糖已够數為止。每個人來買糖時，他都是這樣喊着。是以那接連永續的主題，使他一天到晚總

是喊着「一個啦，二個啦，三個啦，四個啦，……」。並不喉廢，不也口渴。上帝給他這樣一個雖然算不得清妙的喉嚨，但却弄得他的事業一天一天的走上飛躍發展的道路上去。將來會有「財通四海利達三江」的一日，也說不定。

每次到西單市場裡或者由他門前經過的時候，那耳熱的「一個啦，二個啦，三個……」，一條綫似的射進我的耳朵裡，一直等我走到他的聲波所不及的地方。他不用化廣告費，便可以收到遠勝於廣告的效果的。因為這獨有無偶「一個啦，二個啦，三……」會給他以廣招徠的。

東方泛起魚鱗色的時候，他就心裏充滿了朝氣，從被窩爬出。穿好洋服，髹舊的領帶很難看的結在頸頸上。滿臉高興，把賣糖的車子轉轉的從有光堂向北推去。他的奮興的推着車子的背影，會默默的告訴你他已走上財源茂盛的路上了。車子到達西單市場門外時，就停擺在路旁。連一口氣都不喘，照例裝出滑稽的動作，響出可笑的言語，去引誘人們給他站脚助威。人多了，自然而然得的喊着「一個啦，二個啦，三……」

了。

夜深時，人們都睡倦了。他纔在人影稀少的洋灰路上，轉轉地轉回有光堂去。無數量的銅子，有時，向着他，隨着車子的振動而響出鏗鏘的笑聲。這笑聲，給他多少鼓勵與多少快樂呵！

他非常的快樂！常常快樂得流着苦淚來慶幸他的命運已竟跳出了窮苦貧困的圈子，而走上了幸福的軌道。然而每想起過去深鑄在靈海深處未愈的創傷，不免幾行清淚要偷偷地滴落在被窩裡。妻子觸到濕濕的淚痕了，就會熱心的慰問他：

「呵，你在哭泣嗎？」

「不，我正回味刺人骨肉的往事呢。」

她一聲不響，似乎也在潸潸了。

二

李保原是住在富貴村裏的。不但從小在這裏長大成人，就是他的祖先也都是生長在這裏的居民。他的和藹可親的面孔，滑稽的舉止行動，有趣的巧言妙語，早已為村人所知，為村人所歡迎了。村裏的狗不但不汪汪地向他示威，反而搖着尾巴表示好感，表示恩愛，從不用惡意的眼光去瞧他。他不是農人，

也不是遊民；乃是一個隨着氣候而變換其職業的好人。夏天來了，他便放下獵槍去張網捕魚去；秋天來了，便收起魚網，提着籃子到各村裏去賣糖菓去；冬天來了，他又拿起獵槍，跑到荒山或森林裏去追逐禽獸的蹤跡；春來了，他仍是握着獵槍，蹲在河畔，靜靜的耐煩的等待着成羣的野鴨和奮力北征的嘎嘎長鳴的飛雁。據說他的父親也是隨着氣候而變換他的職業的。李保的善于擊射的技能，會做糖菓的以及補織魚網的手藝，都是他父親在未死以前，剝費苦心的教給他的。希望他能得一正當謀生之道。雖然不能揚名聲顯父母；但他不致流為乞兒流氓是萬真的。

同着妻子足衣足食的過着美滿鄉村生活的李保，該有多麼快活而愜意呀！妻子的泛着紅霞的雙頰，妻子的治家之有方，使她成爲多麼一個可愛而可敬的賢主婦呀！他荷着獵槍或者提着魚網工作回來時，她便高興的去迎接他，兩眼迷迷地說「辛苦了！」「嚶我替你拿着吧。」諸如此類的話。在這種情形之下，怎能不使他奮興而勇往直前呢？怎奈惡運却毫無仁慈的向他倆捕將過去。這惡運呵，不知迫着他倆流多少苦淚呢。

彷彿是夕陽無限好的時候。桃色的雲，映在瀟瀟泊泊地奔流的河水裏，有

多麼美豔而時時催人陶醉在美的幻夢裡呀！他蹲守在河堤暗處，靜靜地等候着；任是春風怎樣的摩撫他的黑髮，任是浮雲怎樣的向他求愛，任是野鳥怎樣的給他唱着歌曲，却仍是目不斜視的期待着——期待着那低飛急逝的野鴨從他身邊掠過。這裡連一隻人的影子都沒有。四圍呈現出快樂，和平，安適的氣象來，証明給我們：沒有人類的所在，就是沒有恐懼，悲哀，殘殺的國度呀！流水唱着催眠之曲，將他送進夢想的領域裡。雖然他在托着槍隱藏在暗處，好相預備打獵的神氣；可是他的心却正在纏繞着他的妻子呢。他想他一會兒就能擊落一隻水鴨，拿回家去，放在妻子的手裡，會使她如何的快樂呀！他想她把他在那頃刻之間，就能做成新鮮美味的菜和湯的。她一定是心裡充滿了熱的愛情，雙頰流露出濃的微笑的。他想他說「乖乖，來呀！」時，她會毫不猶豫的撲向他的身畔而將雙唇送到他的頰上狂吻呢。他想……

他同石膏相一樣，神色不動的蹲在那裡。成羣的水鴨，在夕光照耀之下，狂瘋般的從他面前低飛過去。他沒有覺到這個，也沒有看到這個，祇是默然的蹲守在那裡。左一羣，右一羣的接連不斷的從他眼前向茫茫無際的天邊飛去。

他身軀略微動了一動，無疑的已從幻想的領域裏爬惡來了。將槍機一般，在「梆」的聲響之中，幾隻水鴨八落地墜落水中，激起了幾個逐漸擴大的水圈。一陣粗野叫罵的人們，聽去似乎很其勢兇兇的走近河堤來。一定有什麼意外的事發生了。沒等他爬上河堤去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幾個丘八，滿臉漲紅的撲向他去，齊聲罵道：

「好雜種！這裏藏着呢！」
「我們老爺要你的腦袋用呢，該死的東西！」

他猜想自己大概是犯了了不得的罪了。所以面色慘白，身軀戰慄的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猛於虎的丘八，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先打他一頓，隨後將他雙臂綁在背後。獵槍，背在身后的布袋，以及火藥和炮子，都統統的給投河深處。他無知覺般的爬上河堤，看見趙老爺滿身塵土，兩眼瞪圓，怒氣衝衝地叱罵他：

「好東西！原來是你呀！這簡直是跟我過不去呀！」跳上前去，摟着頭給他一頓暴打。

「簡直是土匪！這樣壞蛋，若不弄死你，真是太無天理！縣知事也當過幾任，他媽的還沒遇見你這樣的惡棍呢！」
「我不知怎麼得罪了趙老爺，還是請老爺開恩吧！」若不是雙臂被綁起來

，他一定要向着趙老爺磕幾個響頭的。
 「趙老爺，饒了我吧。」他看趙老爺默然無語，又迷羊似的哀求着。哀求趙老爺不要把他相去年處置劉魁似的使用土活埋起來。話說劉魁真正是一條好漢。去年他罵趙老爺沒有人心，爲什麼把十幾匹走馬牽到田地裏去吃人家的穀苗呢！恰巧傳到趙老爺的耳朵裏，令幾個家人把他毒打一番。但他仍是祖宗三代的罵着。罵他是一條吃人的毒蛇，是一隻傷人的瘋狗。自然把趙老爺氣得喘不出氣來。把劉魁活潑亂跳的埋在東山深谷裏，才算心地裏舒服了。劉魁被埋的時候，仍是神色不動的罵着，一直土埋到嘴處方止。後來有許多人爲着劉魁之死流着苦淚呢。
 趙老爺把一縣之事都擺弄得唧唧亂轉，何況區區的小富貴村。自從劉魁被活埋以後，沒有一個人敢觸一觸他的汗毛。每聽說趙老爺要回府，大家都望風而逃，躲避得遠遠的。萬一趙老爺不高興，都有性命的危險呢。
 那天趙老爺高高興興的從縣城裏回來，快走到富貴村時，馬聽了槍聲，驚逃了。將趙老爺很笨重的摔在路上。自然拉，趙老爺氣得根根鬚鬚都豎立起來。將李保帶回村裏，緊緊的束縛在關帝廟旗杆上。趙老爺說教他趕個早路，不等明天太陽從東山後飛起，就把他推進墳墓之門去。村裡人知道了這個不幸的消息，都爲着他擔憂爲着他恐懼呢。妻

子看到他，眼淚如雨的哭泣着。從村東首哭到村西首，由村長家哭到張財主家，各處去託人到趙老爺家去求情去。只希望趙老爺教他活着，則怎樣處罰他都可以。那怕把他倆送進監獄裏去，都是快樂的接受的。
 村長和張財主知道李保是一個好人，他放槍驚跑了趙老爺的馬的一回事，絕不是故意要這樣做的。假使他看見了或者聽到趙老爺的馬得得地在臨近的大道上奔馳着，縱然有天鵝由他面前飛過，也不會把槍弄響的。相他那樣心良好的人，不會如此惡作劇的。如果他是劉魁，那可說不定了。
 村長和張財主，還和許多在村裏有頭有臉的人們，在趙老爺面前很恭敬很畏懼的吞吞吐吐的替李保求情，還說了許多能打動趙老爺鐵石般心腸的話。這些話是他們沒來趙老爺府上一刻鐘以前在廟後互相蒐集來的。其中要算村長供獻的最多了。
 與其說趙老爺動了慈悲之念，勿寧說是煩膩了他們的糾纏而餘怒未息的人將他的房屋焚燒成灰燼！並且永遠不許他再回到我們富貴村來！
 趙老爺的果斷的神色，使他們不敢再多說一句，只是靜悄悄地由趙府踱出來，滿臉火紅的沉默的低着頭，顯然是這次的遊說沒有得到圓滿的成功。

已是暮色重重了。成群成隊的鳥鴉，都被黑暗一隻也不留的驅逐入陰森森的樹林裏。漂泊在西北天涯的一片紅霞，似乎是倦了，閉上兩眼靜悄悄的臥在山巔上。流水張起笑臉，得意的望着閃爍的星星。這時在關帝廟前有一堆人影圍繞成一團。李保同他的妻子流着痛苦之淚聽着村長的說話。無數泛着淚光的眼睛暗示着你：他們深深爲着他們倆之不幸而哀傷了。村長時時低下和黯的面孔，若續若斷的說：
 「你倆趕快離開這裏吧。這裏沒有什麼可留戀的。方纔趙老爺的護兵拿着火把，就是去燒你們的房屋的。此刻已燃着火，也未可和。如果你們被趙老爺看見，要捉做土匪去處理的。……」
 忽然有滔天的大火衝破了黑暗的陣線，大家都顫動地說：
 「啊呀！你們房屋着火了！」
 村長望一望火燄又繼續着說：
 「你們的家也沒有了。爲着你們生命計，還是立刻離去這吧。這裏沒有幸福，只有恐懼與危險呵！……我願你倆走上幸福之路去。」
 他倆哭泣着離開他們，緩緩的向黑漆漆的前方走去。大家找不出什麼安慰的話來，只將村長的話重複一遍：
 「願你倆走上幸福之路去。」
 火燃燒得更大，通紅的照着他們前進的背影。好相說從此以後他倆不再回到富貴村裡來了。